



1917-2018

「饒荷」千變 香留人間

中國國學巨擘饒宗頤昨晨在香港家中去世，享壽101歲的饒公是香港的傳奇人物，余秋雨稱這位漢學泰斗為「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！只要香港有饒公，就不能算文化沙漠。」饒公不僅用一輩子研究治華夏之學，被冠譽「業精六學，才備九能」，饒公的筆下的「詩書畫」亦是俠骨柔情，書法不囿於風格，獨創甲骨文書法，是開宗派的大家；而繪畫則是絢麗古樸兼有，變化多端，大膽創新成就「饒荷」風格。他的書畫之在拍場成為當代書畫藝術的價格標的，他對香港公共文化事從不假辭地聞善必躬親。對於饒公的長辭，文化藝術界眾士莫不唏噓咨嗟「香港之寶」今逝去，寧不哀哉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張岳悅 朱慧恩 陳添浚

親眼看過饒公的書和畫，才能知道筆道之中，蘊含的不僅是手上的功夫，亦有他的人格和為學的脾性。饒宗頤文化館名譽館長陳萬雄說，饒宗頤的書畫有着幾個特點。他的藝術有深厚的學者氣息；他的書畫創新性很強；「很多人專精一項，他的字體和畫風卻有很多不同的方向，更開創了西北宗畫風。」再而，他的書畫突破了東西文化的壁壘。「有些人在中國的大地上可以很有創作的激情，到了外國卻沒有了。饒公不同，他可以用中國筆法畫外國山水，用中國詩句吟誦世界風光，這在學者、文學家或藝術家都是少見。從這個角度上來說，他可算是曠世奇才。」



「蓮蓮吉慶——饒宗頤教授荷花書畫展」在巴黎舉行。

上海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吳玉奎也認為驕人的藝術奇葩，必然植根於豐厚肥沃的土壤，「饒公在當今書壇之所以能堪稱巨擘，與他豐富的國學修養，對書法藝術不斷地探索追求、不斷臨池、精心鑽研是分不開的。」他看準饒公的書法作品，對他如何處理好古今、學與創，書內與書外有很大的啟發。

學藝雙攜將學問融入書畫

如果說饒宗頤在技法上已經從心所欲不逾矩，他的性情與人生觀，也圓通無礙地融在畫中，因熟悉甲骨學、敦煌學，他的書法之中亦含許多古文字筆法。而行草書則融入明末諸家縱橫韻趣，自成一格。

他擅山水，寫生及於域外山川都不拘一法，而人物則取法白畫之白描畫法，開一新路，曾得到張大千的讚賞，他善於詩賦，書畫作品更是清逸飄灑、自成一派。饒公曾經指出藝術創作與中國文化的其他部分，與學術、宗教、古文字、哲學等是相輔相成的，所以他要把它們融入藝術，即「學藝雙攜」。故此，在饒公的繪畫之中，不僅有詩詞的境界，亦可見到中國的宗教理念、哲學思想、文學內涵。「詩書畫」三結合。

因為「學藝雙攜」這個主張，饒宗頤致力將其對中國文史哲學的研究融入其中，黃苗子說饒宗頤畫「落筆便高」，而著名美術史學者萬青芳教授就指出饒公的畫應該屬於「學者畫」，有別於一般的「人文畫」，學者畫「可以使中國畫可獨步於世界藝林」。張大千曾評價饒宗頤說：「饒氏白描，當世可稱獨步。」

饒公書畫盡見學者味

饒老特別喜歡繪寫荷花，他說這是因為父親為他取名「宗頤」，是要他宗法宋代理學大師周敦頤，「周敦頤一生喜愛荷花，他的《愛蓮說》是自古以來稱頌荷花最重要的一個篇章」，但是誘發「饒荷」的最重要引子，是因為八大山人的《河上花卷》，除此之外，佛家也有七字箴言，「唵嘛呢叭咪吽，梵文即是荷花，有高潔之意。」十多年來，饒老獨有的「饒荷」千變萬化，可謂踏進了「無入而不自得」的地步，所用的筆法、色彩及構圖可謂獨步古今，都是古人所未有涉筆者。

饒公的書法富有禪意，筆力雄強，前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便這樣高度評價饒公的作品：「先生法書上追漢魏，下邁蘇黃。山水人物，尤著茫滄遠，自闢蹊徑。而古文辭駢麗並擅，義正旨遠，道德、文章、書畫，辛亥以還，公其巨擘也。」

當年饒公剛接觸書法時，所學的是顏真卿、柳公權的作品，在年約十歲左右，便打

下頗為扎實的基礎，十二歲便幫人寫大字和招牌。饒公作為古文字學家，對北碑、南帖，以至每個朝代的書法均有認識，篆、隸、行、草等，無一不精，正如著名篆刻家、書法家劉一聞所指：「饒公擅長各種字體，別具一格。」饒公最喜歡把隸書和行書結合，「我是隸書入行書，因為隸書本身比較板。」

著名篆刻家及書法家、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劉一聞認為，饒公的書法不是一般書法家的寫法，而是學者的樣式和風格，他表示饒公擅寫書法，精通各種書體，無論是早期寫得較多的隸書，還是後期的行書，技法很高，精通線條運用，一般人缺少功力和理解力都到不了這個高度。他認為饒公能有如此高的格調，與他的智慧及修養是不無關係的。

「用體」寫書法可強身

饒公能有如此好的體魄，活到101歲高齡，與他勤習書法有很大關係。當眾人還在爭論書法到底是用腕力還是用指力時，饒公便提出「用體」。「我的臂力可以一筆到底，我所用的不是指也不是腕，是用體。我的身體不錯，同我常年練書法有關係。我已經到這種境界了，這一點是我的特色。」

或許因為饒老在學術方面成就就很大，詩名卻被掩蓋了。其實，他雖不以詩詞名世，詩詞也是寫得很好的。前年他的友好和門人成立了一個「選堂教授詩文編校委員會」，替他印行了一部《選堂詩詞集》。夏書枚先生說他的詩「實採探魏晉六朝唐宋人之長，隨體而施，靡不盡其神趣」。港大羅傑烈教授說他的詞「才大擬於坡仙，格高無愧白石」，可見他的詩詞所獲評價之高。

鞭策後輩要重學養

與饒公有相識之緣的後輩，皆指饒老對晚輩從不吝給予幫助支持，稱讚為厚博儒雅的前輩。國畫家蕭四五，兩星期前剛到饒宗頤文化館舉行了「境界：蕭四五人文書畫作品巡迴展」，他表示，饒宗頤很支持自己的個展，本來還打算3月份時去探望他，想不到他突然離世，實很遺憾。

他憶述自己2014年有一次與饒公見面，當時饒公跟他說過一番很深刻的話。饒宗頤說從事藝術創作是一個修行的過程，不要跟別人比畫面夠爛，要跟別人比的是學養、國學底蘊，學養才是繪畫造詣高低的基礎。「還記得當時饒老得知我是河南人，還很興趣地跟我說，其實他也是河南人，因為我們的姓都是中原發起，他雖是廣東客家人，客家人的根也在中原。中原是中華文明發源地，鼓勵我繪畫以外，也要將國學精神注入藝術，弘揚中華文明。我會將他的精神承傳。」



饒宗頤作最後一次公開示範其書法及題詞，不過他笑言，閒時自己在家仍會繼續書畫及寫書法。



《露下蓮房》

親筆一《福》字 一段未了緣



1978年9月5日，香港文匯報於富麗華酒店舉行盛大酒會，慶祝創刊三十周年，饒宗頤在香港文匯報社長李子誦(左)陪同下觀看在酒會上展出的畫作。

特稿

饒公仙逝，留下一段與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的未了情緣。

集團計劃新春開年向讀者贈送饒公親筆題寫的《福》字揮春，獲饒老慷慨答允，並擬選用饒老於百歲壽辰時親筆寫的兩個《福》字(見圖)。

據集團發行中心總經理何濤介紹，不久前，大文集團正式獲授權使用饒公親筆所寫的《福》字，並蓋上「百歲選堂」印信(「選堂」是饒宗頤的號)。

惜如今，饒老仙逝，這滿懷深情的一個《福》字，卻成為饒老留給大文讀者的最後祝福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



饒公廣贈墨寶播愛

饒宗頤書畫作，受一眾書畫藏家的喜愛，而禮賓府亦掛饒公兩件作品，一書一畫：「荷花六屏連對聯」和「逍遙遊」書法八屏。

饒宗頤的墨寶從不吝於贈人，不論是文化慈善機構，學校，國家領導人，幾任香港特首都曾收到他贈的墨寶，他也曾為文化界小說家《梁羽生及其武俠小說》一書題字，為藝術界的白雪仙粵劇「西樓錯夢」題字。2008年他大筆一揮書就「大愛無疆」四字，為四川災區籌得500萬元。2010年「聚眾敦煌」拍賣籌款晚會中15件饒宗頤的作品共拍得1065萬港元，其

繪的《耶溪秋色》巨幅荷花拍得善款328萬元，全部款項捐獻給敦煌研究院用作敦煌石窟維修經費。2013年捐出12幅書畫去拍賣籌款，以資助饒宗頤國學院，拍價籌到2800萬港元。

《心經簡林》祝福香港

饒宗頤教授的學問並不通俗，但他的書畫藝術人人可以欣賞。他的墨寶遍佈香港，從「香港大學」到「心經簡林」，體例多樣，風格不一。

2002年，饒宗頤教授眼見香港社會受到

香港經濟低迷的困擾，於是決定贈送其手筆的心經墨寶予香港人，藉以鼓勵。港府將其墨寶轉化為戶外大型展覽，讓全香港市民都可以欣賞到，由38條木柱組成的大型戶外木刻群屹於鳳凰山上，木柱上刻着儒、釋、道三教共尊的寶典《心經》經文，稱「心經簡林」，代表生生不息；2005年5月起成為大嶼山天壇大佛的鄰近旅遊景點。



「心經簡林」2005年在香港落成開放。



白雪仙邀請饒宗頤教授題寫「西樓錯夢」。



黃永玉、饒宗頤與蕭暉榮合影。

香港美術家協會主席蕭暉榮：蕭暉榮教授，昨晨驚悉饒宗頤教授離世感到十分沉痛，他嘆惜：「饒公得享遐年，然驟聞噩耗，仍不免令人痛感國學柱樑傾折，謹此致以衷心哀悼。」蕭暉榮稱饒公是自己最敬

文化界痛悼 讚醇厚博雅

愛的前輩師友之一，回憶起上世紀80年初來港時與饒公相識於中文大學，「原新華社秘書長楊奇先生80年代中組織成立『香江藝文社』，饒公、黃苗子老師、金庸先生、黃永玉教授都是社員，我也名列其中。」想起彼時每月在敦煌酒樓雅集，翰墨風流，筆歌墨舞，他說那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光。「每次雅集，多是我送他回家，他與我亦師亦友，又是同鄉，情誼更深，香港藝苑每有雅集、宴會，劉海粟、黃苗子、黃永玉、宋文治以至王

蒙等藝術大師和學者來訪，都有饒公相陪。」今饒公騎鶴西歸，然其巨著定會遺澤萬世。」

香港集古齋古籍善本部經理龔敏：

龔敏曾任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治理研究主任兼職，2007年已進入學術館的他時常有機會向饒公請益，他回憶第一次請教饒公是關於香港容氏家族的古琴問題，「大家皆知饒公撰寫了九篇琴學研究論文，但不知道他上世紀50年代曾隨古琴家容心言先生學

琴，他對於容家家世、琴譜、指法多有了解。」

突然獲知饒公仙逝，他說：「到現在我還不相信他老人家離開了。」他說饒公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標幟性人物，秉持「求真求是求正」的態度，是治學的榜樣，「今後很難再有這樣醇厚博雅的大師出現。饒公曾說21世紀是中國文藝復興的時代，作為後學，我們應該依循他的治學足跡和思想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好好努力用功。」

香港作家協會主席黃仲鳴：

黃仲鳴博士對饒公治學之法十分欽佩，認為他可憑有限的材料，研究出開創性的成果。從其在敦煌學上的研究成績，和對「馬王堆帛書」所得的成果，就可見一斑。「而從學術到藝術，很多都遵此法。他提出從田野考古、文獻記載和甲骨文研究相結合來研究華夏文化的『三重證據法』。一代學人，『香港之寶』今逝去，寧不哀哉。」

毋相忘

饒宗頤贈蕭暉榮篆書「毋相忘」。